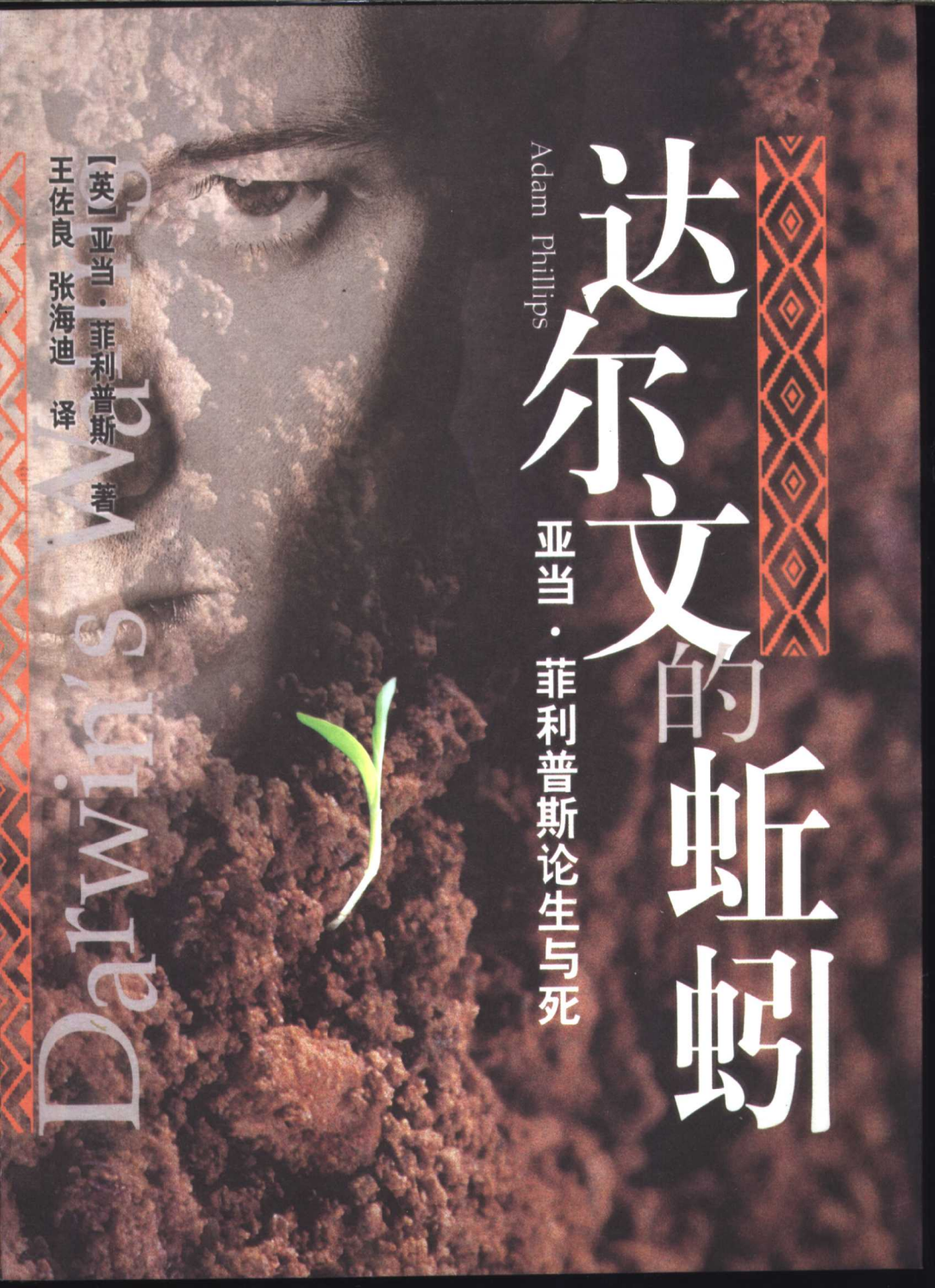




达尔文的蚯蚓

Adam Phillips

亚当·菲利普斯论生与死

【英】亚当·菲利普斯 著

王佐良 张海迪 译

Darwin's Worms

Darwin's Warm's

Adam Phillips

作家出版社

达尔文的蚯蚓

亚当·菲利普斯论生与死

【英】亚当·菲利普斯 著
王佐良 张海迪 译

(京权) 图字: 01-2003-0609 号

Darwin's Worms

Copyright © 2000 by Adam Phillip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Zuo Jia Chu Ban C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utyens & Rubinstei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达尔文的蚯蚓 / (英) 菲利普斯著; 王佐良, 张海迪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5

ISBN 7-5063-2604-3

I. 达… II. ①菲…②王…③张… III. ①生命-哲学-研究
②死亡哲学-研究 IV. ①B083②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1752 号

达尔文的蚯蚓

作者: (英) 亚当·菲利普斯

译者: 王佐良 张海迪

责任编辑: 郑欣力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30×1230 1/32

字数: 100 千

印张: 5.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04-3/I·2588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译者的对话

张海迪：这本书给了我一种震撼，作者亚当·菲利普斯讨论生存与死亡这个哲学上的终极命题，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他借用了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两个人，通过对他们的论述，来谈自己的生死观，很有意思。

王佐良：我觉得，作者论述的特点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他既引用了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生平的很多故事，也深入地探讨了这两个人在理论研究、世界观、生死观方面的很多共同点和差异，可以说，他在这两个人的研究方面很有造诣。

张海迪：我也这么想，他用了《达尔文的蚯蚓》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特点，是一种寓意，你说呢？

王佐良：对，他在这里用蚯蚓其实是象征死亡，因为蚯蚓是在泥土里生活的。他特别提到了蚯蚓这种



卑微的生物把废墟掩埋到新鲜的泥土下面，使荒废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到过的情景，夏天的雨后，长长的蚯蚓蠕动着爬过还在腾着热气的柏油路面，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把蚯蚓压成了碎片，溅起的污泥把一个女孩儿洁白的衣裙弄脏了。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想，也许这是我目睹了死亡。

张海迪：死亡是我们经常要遇到的，就像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看到新生命的降生一样。一个新生命的降生带来的是激动和欢笑，还有梦幻般的期盼，而死亡带给人们的却是哀伤、失落和恐惧。我想，生与死每天都在发生，这不仅是一个自然规律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繁衍、延续的基础和前提。

王佐良：是的，亚当·菲利普斯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从古到今，无数智者仁人几乎都不断地提出同一个问题，可是千百年来，有谁毫不含糊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呢？我想还没有。古代的政治家、文学家、哲人先师，面对着这个问题都只有喟叹。比如，孔老夫子就悲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陈子昂也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浩叹。他们的怅惘之情，实在不是我们今天

能真切领悟的。无论是一腔豪情独往独来的英雄人物，还是仰观天宇俯察大地的大智大悟者，都无法解脱在死亡阴影下的无限惆怅。

张海迪：其实，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人类早就在思考了，当人类智慧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他们中的佼佼者就已经开始思考人类的未来，也包括对生与死的思考，但是，死亡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这方面的学说很多，但是没有一种学说严肃而公开地讨论过人生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生命与死亡的本质。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就哀叹，“大地啊，你呀——大陆、海洋和王朝……照样要归去。像这样你时时刻刻在消逝……”也许正因为如此，宗教找到了自己的地盘……

王佐良：这个假设很有意思——因为人们无法回答生命与死亡的本质才产生了宗教。不过，各种各样的宗教，不论其以什么名义，标榜什么样的经典和教义，都劝告人们说，只要积德行善，死后就会进入天国，灵魂不灭——这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在达尔文以前的世界上，因为人们还不能正确地解释生与死的问题，人们的头脑还被创世说牢牢地禁锢着，那时候讨论死亡是一种罪恶。



张海迪：无论怎么说，我都觉得达尔文对人类认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可因为创立进化论，他的身心却遭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负甚至折磨。我在一部电视片里看过，搭乘比格尔号考察归来之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可是他的革命性的发现和学说或许太惊世骇俗了，他不知道在一个教会势力非常大的世界上，人们会以怎样的狂怒来回敬他的异端邪说。他深爱着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知道自己的学说和妻子的信仰之间会发生什么冲突，让她的内心承受怎样的痛苦，并且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灾难。达尔文知道，他的学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可他却不能公开地说出来，这种痛苦也是无法想象的。曾经有这样一件事，达尔文把关于进化论的第一篇论文密封在一个信封里，交给妻子，嘱咐她，除非自己突然死去，否则，决不能把这封信拿出来发表。

王佐良：不过真理是压抑不住的，十多年以后，进化论终于问世并且逐渐被公众所接受了。

张海迪：可这时候达尔文已是身心疲惫了……

王佐良：是的，他的身心都疲惫了，他选择了逐步的退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缓慢的和不事声



张的侧击”来回敬教会和顽固派对他疯狂的攻击、诘难和污辱。人们也许奇怪，这位为自然科学开创了新纪元的科学家为什么到了晚年，转向了对蚯蚓的研究。

张海迪：蚯蚓默默无闻地在泥土里辛勤地劳作，原野上，庭院里，花盆中，石头和瓦砾下面……没有人知道它们怎样生，怎样死……不过我想，达尔文本来应该在进化论的领域里有更多的建树，研究蚯蚓对于更深入地证明物种和人类的起源并没有什么帮助，而这时候进化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达尔文为什么突然转向了呢？那些在泥土中蠕动的蚯蚓究竟有什么吸引着他呢？

王佐良：刚才你说，达尔文疲惫了，厌倦了，我认为这是惟一的答案，因为经过十多年内心压抑的痛苦和折磨，又经过十多年同教会和顽固派的激烈的争辩，死亡已经向他走近了。即使是天才的头脑，在思考自身的死亡时，也会变得迟钝，尽管他研究过美洲的土著居民食人和溺婴等等骇人听闻的事情，他充分了解作为有机体的生命，衰老和死亡是必然的——死亡是自然地发生的。

张海迪：其实，达尔文可能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



那么坚定，我在这里指的是他在进化论学说上的坚定，为了妻子和他深爱的十个孩子，达尔文内心和肉体所承受的是双重的痛苦，那部电视片中说，他的大女儿安妮的天折让他很悲痛。有一次，在连续十三个月疯狂写作《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到外地疗养，在给妻子的信中，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他说：“……我才不在乎那些兽啊鸟啊的是怎样形成的呢。”当他生命垂危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妻子，一个同样在内心承受着无法言语的煎熬和痛苦的天主教徒。本来，为了妻子和儿女，他可以放弃那一切……

王佐良：在这本书里亚当·菲利普斯论述的更多的还是弗洛伊德，与达尔文相比，弗洛伊德却是一个自己学说的彻底的实践者和坚定的捍卫者。

张海迪：这一点很有意义。弗洛伊德所处的时代比达尔文的时代毕竟是进步一些了，人们对于新的东西也更能容忍了。虽然弗洛伊德的学说新奇得近于怪诞，疯狂得不亚于奇思异想，可他从来没有过丝毫的犹豫和踌躇，他像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一样兜售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并且接二连三地出版精神分析著作，发表论文，到处演讲。在他死后出版的《弗洛伊德全集》就有 18 卷，真是洋洋大观。为了不让人们



知晓他卑微平庸的过去，他还不惜销毁了过去的全部手稿，甚至书信。《梦的解析》一书出版后，名不见经传的弗洛伊德一时间名扬天下，同时一种全新的学说也问世了。

王佐良：弗洛伊德确实有些传奇色彩，主要还是因为在弗洛伊德自成体系的学说中，核心却是一个当时的人们难以启齿并且尽力避免讨论的话题——性、性欲、性本能，或者说，性心理学。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决定着人的几乎全部的生活，性欲从婴儿时代就有了，梦是由于性欲受到压抑而产生的。

张海迪：他的学说在当时也真可以说是离经叛道。不管他的理论是不是真有道理，一个惊世骇俗之处是他的本能学说——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我觉得他是真正把死亡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人。

王佐良：对，弗洛伊德的本能说确实体现了他本人的风格。他声称，人生下来就有了两种本能，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他用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爱洛斯和死神萨纳托斯来指代这两种本能，不过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后者，也就是死亡本能。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要死的，人活着就是要想方设法去死，要以自己的风格去死。于是，死亡也就成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不论弗



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诊所里开出一张张什么样的诊疗处方，他最终想要说的，实际上就是上面的那几句话。

张海迪：所以，弗洛伊德对宗教的这种决绝的反叛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人们习惯的看法。也许自从有弗洛伊德学说后，人们才开始毫不掩饰地谈论性欲，谈论死亡，谈论形形色色的死亡观。比如，一个经常说起的话题是安乐死，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以自己的风格去死。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是一个亲身的实践者。我看过一本他的传记，弗洛伊德是犹太人，1938年，当他终于逃脱纳粹的魔爪来到伦敦，却发现患了癌症，面部的溃烂和饥饿折磨着他，于是，他就请求他的医生帮助他死去——安乐死。

王佐良：弗洛伊德死了，可是他的影响却没有被葬入坟墓，他的著作被译成很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流传开来，至今还有人在阅读，在研究。

张海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谢弗洛伊德，但他终究还是让我们可以在非常体面的场合讨论性，讨论生与死，尽管他关于人生目的的谬论也有让我们感到厌恶的地方。

王佐良：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生命和死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死亡仍然是一个让我们在内心深处感到

怅惘的话题。

张海迪：啊，我忽然想起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口号：更高，更快，更强。

王佐良：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口号，这也许是迄今为止全人类取得的惟一真正的共识。这让我想到，我们之所以怅惘，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整个人类的生存，其实并无目的。人类只是一味地向前，却不知去向何方；人类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却不知为何目的。

张海迪：我想，这是因为人类的诞生是自然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所以人类的诞生并没有先验的目的。

王佐良：其实，人类社会，人类智慧和思想的诞生也是自然的，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正如达尔文所说，是法则在起作用。而当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们把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的理想何时才能为整个人类所接受。

张海迪：我认为，亚当·菲利普斯不愧是一位精神分析学说的杰出研究者，他在叙述和评论时语调平静，却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深刻的睿智。他用一种独特



的视角引导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两个人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在本质上却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

王佐良：他还让我们用比较和联系的方法，去探寻这两个创建了同样伟大学说的科学巨匠，同时透析他们相同或者相近的弱点和不足，以及产生这些弱点和不足的原因。让我感到敬佩的是，作者详尽地钻研了达尔文的著作，连达尔文在一本书的空白处写的一句话也没有放过——“决不要说高等和低等”，仅仅几个词却道出了达尔文内心深刻的矛盾，也显露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即透过历史和思维惯性的帷幕，重新审视和评价作为科学巨匠的人和作为普通人的人，他们在为人类做出了非凡贡献的同时，却无法安抚自己内心的那种痛苦和不安。也许，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或者原谅弗洛伊德，他对于传记的那种深恶痛绝，会不会也是由于这种内心无法言说的矛盾呢？

张海迪：或许很多杰出的科学工作者都有这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特别是当他们创立的科学学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候，只不过表现方式不一样罢了。不管怎么说，虽然这本书讨论的是生存与死亡这样严肃的话题，但在阅读和翻译中，我还是感到了一种独特

的愉悦。

王佐良：这是一个独特的文本，字里行间的寓意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揣摩，作者精湛的思维和精确地把握评判尺度的能力，他联系事物的广度和锐利的视角都令人赞叹。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启发我们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我相信读过这本书，人们一定会有更新颖和更有价值的发现。

张海迪：真希望读者也像我们一样喜欢这本书。



目 录



目
录

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译者的对话

序言……………1

达尔文为蚯蚓正名……………37

弗洛伊德之死……………75

结束语……………133





序言



